

班級：宗教三 A 姓名：鄭瑜文

過去常聽人說，能在殯葬業做的人有兩種，一種人是八字很重，什麼都不怕；還有一種人是命很賤，連鬼都懶得理你。以前從未想過有一天會接觸到殯葬業，但在大二選擇實習的那一年，我卻毅然地選擇了到第二殯儀館實習。

死亡對大多數人而言是恐懼的，但有些工作，總是得有人去做。在二殯的化妝室待下來的我們，學習替往生者洗身、穿衣、化妝、入殮。在剛開始實習沒多久，我們遇上了難以忘懷的一刻，祂是個大概 20 多歲的女子，是墜樓身亡的，據說是因情自殺，頭著地當場死亡，祂的額頭上破了一個大洞，因為腦漿已經噴飛的關係，容貌扭曲看不出原本的樣子，老師允許我們待在旁邊觀摩縫補的過程，只見老師手腳俐落的拿起粘土填進洞裡，將破裂的皮仔細地拼湊縫合，邊動作邊說著前陣子復興空難時，那才是真正的大挑戰呢，來的都是肢體殘缺，所有人都拼命加班，當時二殯滿滿的都是人阿。修補完後，上妝補粉、點上胭脂，稍微看出原本的容貌了，原來是個長相清秀的佳人啊！再三確認後，蓋上白布，拉上屍袋，等待著家屬們來帶著祂去入殮。

在實習快結束的一天，老師說有家屬希望替解剖的大體將縫線修補起來。解剖是將大體從下巴開始直劃到胯下，打開胸膛剪斷肋骨，內臟、血液、尿液都需一一拿出取樣化驗，最後用大縫針將傷口縫起來，從外表看上去，大體有明顯的 y 字疤痕。一向沒甚麼藝術天分的我，當時不知為何竟自告奮勇的說我來吧，拿起補土一點一點將疤橫填平，拿出粉底輕輕的將補土遮起來，完成後我反覆的看了好幾次，確定完全看不到縫線才停手。其實在化妝室的工作並不會與往生者的家屬接觸，家屬們往往並不會知道是誰為她們的親人打點遺容，但我們總是希望能恢復到最接近生前的模樣。為了維持亡者的尊嚴，緩和家屬的悲傷，我想這工作就是為此而存在的。

在二殯的日子，總有悲傷與不捨，還記得那天是一位伯伯被送進相驗室中，來相驗的是一位很有氣質的阿姨，警員帶著她進到相驗室中，只見她靜靜的站在鐵床旁，眼神迷茫的看著屍袋，當屍袋緩緩被打開時，阿姨的手撫上了伯伯的臉頰，當下情緒崩潰的哭喊著：「為什麼、為什麼，不是說好的嗎？」手緊緊的抓住了祂，解剖室的姊姊用力的抱著阿姨，想將她的手拉回來，卻完全無

法辦到。在二殯看到太多的生離死別，人其實是很脆弱的，一場意外、一時走不過，都會使彼此再也無法相見。把握當下，在有生之年珍惜身邊的所有。

